



这些年的确需要长久的沉默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沉默正在被像纸页那样翻过去。沉默的消失和沉默本身一样，让人心安。

两天前，秦福小给杨杰打电话，杨杰刚从台北的桃园机场出来。

“我必须给你打这个电话。”福小说。事实也如此，她只有不停地对自己强调“必须”，才有勇气摁杨杰的手机号。“如果你不那么迫切需要大和堂，我想考虑一下。”初平阳告诉她，他在北京时就已经许给了杨杰。

杨杰握着手机停顿了两秒钟，说：“继续说。”

因为之前易长安气急败坏地给他电话，几乎是同样的内容。“如果不是离了大和堂不行，务必帮兄弟一把，”易长安说，“我得把这女人给处理了。”让女人不折腾你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别的事折腾她。你不是要房子吗？你不是还想要事业吗？那好，回我老家，在

曙色中舒莞屏睡了片刻。他是被目光弄醒的。小棉玉早醒，一直看他合目安眠。因为不再涂搽西洋香水，她身上弥散出特异的气味，那是类似于熏蚊菊的微辛的香气，还掺杂了一丝薄荷与茴香的凉息。这浓浓的气息让安睡者仿佛仰卧原野，在太阳晒了多半天的泥土上喘息，于恍惚中伸手拨开骚动的枝叶。她躲闪他的手，频眨的睫毛终让睡者醒来。她想用被角掩住他的脸，最后掩住了。

他坐在霞光中，惊叹这个风雪初霁的清晨。她看他凌乱的头发。“让我为公子束一次发吧。”对方犹豫时，她一下掀开那条青绲，双手为他梳理。绲子缠好。这般的开阔和白皙的额头，如玉似银。她伸长的双臂有一截从袖口露出，臂上有稍密的绒毛。他稍稍离开一点。他的鼻子一度接近她隆起的胸部，这里散发出小茴香的气味。“我在这座小小的冬房子里，最难摆脱的就是这无所不在、充斥了整个空间的气息了。”他心里说。

夜晚漫长，白天更甚。舒莞屏在矮脚桌上摊开那叠厚厚的译文，持续这无尽的推敲。仿佛为了泄愤一般，他故意将译好的部分一次次划掉，或改得屈屈聱牙。小棉玉看在眼里，追逐那些不甚明了的字句，终不能忍：“公子，冷伯写了何事？”“啊，这是世上最晦涩最艰辛、独一无二的文字，他们称之为‘万玉学’。”“写万玉大公？”“自然如此。”小棉玉啾啾吸气：“这世上没有谁像冷伯一样忠诚大公、热爱大公的了！”说完浑身一抖，看着他：“这是真爱！公子，我不小心说出了个谜底，这才是冷大人终生未娶的原因啊！”

小棉玉以手掩嘴，可是已经太晚。她怔着，索性在惊愕的注视中说下去：“公子，这是真的。冷大人自从见到了万玉大公，从第一

运河边上，在咱们前途远大的沿河风光带里，开一家店，只要不违法，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。这是易长安的逻辑：只有不让女人把你当成事业，你才能把更多的女人当成事业。他不想她整天跟着烦他。

易长安说：“哥，给个态度啊。”

“可以给你，但有两条。”杨杰说，“一，女人的事悠着点儿，大和堂只有一个；二，价得给平阳出到最高，他需要钱，你不差那几万。”“我就知道，你要大和堂是变相帮平阳。放心，大哥是哥，二哥也是哥。”

“我想回花街。”秦福小说。因为长年累月的沉默，说出每一个字都艰难，但她“必须”得说出来。“我想让天送往上门和窗户都对着运河的房子。天赐喜欢的，天送一定也会喜欢。”

杨杰说：“稍等，过会儿我打给你。”

工程部的胡总提醒他，接他们的车到了。让他们等一下，杨杰说，他在拨易长安的电话。

易长安的声音很喜庆。“你可帮了我大忙了！”易长安在咿啾啾的噪声里接的电话。他在距北京一百六十公里外的一家私人铸造作坊里验货，最新一批汽车牌照质量顶呱呱，喷好漆就可以乱真。私人作坊就这点好，只要钱到位，想要什么就给你弄出什么，就像作坊的老板说，神舟飞船都没问题。“搞定。她都开始抛硬币，决定卖工艺品好还是开茶馆好了。什么？听不清，我出来接。”到了门外空旷的野地里，荒草疯长，知了在白杨树上叫，他听清楚了杨杰远在宝岛发出来的声音。“靠，福小想要？留着梦游？”

“这么多年，”杨杰说，他谨慎

地选择措辞和音调，“她没对我们开过一次口。”她从不接受帮助，也从不要帮助。漫长的沉默赋予了这个要求绝对的分量。“你还记得那时候天赐最喜欢去谁家？对，你记得。平阳家。他喜欢推门开窗就看见运河。”

“懂了。”易长安的反应出乎杨杰的预料，“就这么整。给福小。”

杨杰担心易长安有情绪，继续说：“她想回花街。她想让天送推门开窗就看见运河。”

“你咋也唠叨上了？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，谁都不行，没二话。我再想别的招儿吧，你也帮我留个心。”

挂了电话，杨杰给秦福小打过去。“没问题。”在驶往酒店的路上，杨杰想，长安说得对，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，也没有比福小更大的理由。他在台北的高速公路上突然感到了时间的重量，一晃十年，一晃又十年，福小在外漂泊也十六年了。十六年，弹指一挥间，那该得多大的指头啊。

天送醒了，一骨碌坐起来。“妈妈，饿。”

杨杰转过身，做了一个逗点，点时常用的鬼脸，毫无想象力地伸舌头、翻白眼，说：“天送乖，再忍五分钟，我们就到服务区啦。”

“跟叔叔说，想吃什么？”

天送纠正秦福小：“妈妈，不是叔叔，是舅舅。”

“对，是舅舅。妈妈说顺嘴了，妈妈错了，是舅舅。”

服务区里午餐只供应快餐盒饭，好在有两样菜天送喜欢：五丁蛋饺和冬瓜脯。都是淮扬风味。饭菜都摆上桌，杨杰却觉得少了点东西，秦福小从包里拿出一个广口玻璃瓶，打开，说：“这个吗？”杨

杰大喜，就这个，辣椒。秦福小自制的泡椒，多年前在深圳打工时，跟同屋的一个重庆姑娘学的。材料和做法都简单：

把酱油、醋、八角和花椒用热锅煮沸，凉透，倒进瓷坛里；再将事先洗净晾干的青椒，在肚子上划一道口子，也放入坛内浸泡，以便入味；辣椒最好是细长的尖椒，肥胖的菜椒吃起来像瓜，没劲儿；一周后捞出，其味清新鲜美，该辣的辣，该酸的酸，该麻的麻，该香的香；可以吃多少捞多少，也可以边吃边往卤汁里续青椒。简便家常，但是切记：不能见生水。辣椒必须晾干，捞辣椒的筷子、勺子等工具也不得沾生水，否则卤水易变质，辣椒会腐烂。

这东西杨杰爱吃，初平阳和易长安也好这一口。因为它的辣新鲜，有现场感，原生态，比超市和食品店里买到的那些瓶装的辣椒酱和青辣椒、红剁椒不知道要爽口多少倍，还环保。对杨杰他们来说，发现这道美食纯属偶然。三人约好了，突击去福小家看他们娘儿俩。只能突击，福小一直不愿意他们去她的地下室。因为终年不见阳光，无论福小如何努力，想多少办法，霉斑是防住了，但厨房和卫生间里淡淡的潮湿和霉味是消除不掉的。如果卫生间的门平常不开，那潮湿和霉气更难祛除；一旦敞开，它们就像阴魂徘徊在一居室的各个角落。所以，福小从不在家待客。但是他们三个人敲响了门，你不能打开门后对客人说：我不在家。

三人落座，两岁半的天送发现客厅变小了，他得在人群里曲折地穿梭才小到达冰箱前。他拉开冰箱门找果冻。杨杰侧着脸，抽抽鼻子说：“什么味儿？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 张 炜（连载 116）

眼起，就像被雷电击中一般，魂儿都没了。后来他死心塌地相跟，从河东到河西，直到如今！他为她死去都成！这没有一点夸张！”舒莞屏定定地望向她：“大公知道？”“大公自然明白。可她没有，也不会有一丝回应。她不会接受任何一个男人。”舒莞屏看着窗外的雪地，叹道：“我想在见到大公前，冷大人总会有别的女人。”一句出口，小棉玉不再言语。这样许久，她低下头：“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他是冷伯啊！”

在这个晴朗的早晨，舒莞屏发现小棉玉因为吐出了冷伯的隐秘而变得恐惧，情绪低落至极处，以至双眉紧蹙，中间有了一道令人生畏的竖纹。为抵挡这惧怕，她甚至不由自主地握拳，久久不能松开。他试着安慰她：“放心吧小棉玉，你说出何事，我都会装在心里。”她张开双唇，露出两颗白大的门牙。为了回赠对方，舒莞屏犹豫了一下，说出了关于大公的一个秘密，就是她与吴院公的恋情。这是撼人的男女故事：一个爱着另一个，执着到这等地步，隐藏到这般长久。小棉玉惊呆了，半晌说不出话。她长时间伏在窗前。舒莞屏去外间取来食盒，将矮腿桌放到炕上，把早餐一一摆好。小棉玉像小鸟一样啄了一点屑粒，没有食欲。

“许多年来，冷伯一直在留心盘查一个男人，这就是他的情敌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那个人就在舒府，竟是吴院公！”小棉玉低语，咬

着下唇，一手按住自己的喉结。舒莞屏蹲在炕上：“他说过？”小棉玉摇头：“他不会说与任何人。可我知道。我还相信，他有一天找到那个男人，就会用一切办法杀死他！他猜测万玉大公心里会有另一个男人！原来他一点都没错，事情真的是这样啊！公子，从今以后，我也要把这秘密装在心里！”舒莞屏咬着下唇：“也许不必了，我想他已经明白了，知道自己的情敌死去了，死在另一个人手里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他也仍不罢休，还要追究下去，弄清这场情事的每一个细节。所以他总也忘不掉一个话题，就是一遍遍引诱我谈论那个人。他还想知道对方如何得到、又为什么让我千里迢迢来这里送画。这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，他真的为它倾尽了爱心。”

四

从相互倾吐秘密的那个早晨开始，长夜变得不再难熬。烛火在午夜前熄灭，然后就是双双仰躺，高一声低一声讲述。小棉玉身着绣花软绸睡衣，领口那儿裁成心形，这是半岛新婚女子特有的夜装。她总是在烛火熄灭前抢先去添劈柴，起身时正好展示那件精心准备的婚衣。可也就在这样的时刻，让舒莞屏无以回避地看到了她的另一缺陷：鸡胸。那中间凸起的骨骼，还有细如麻秆的两腿，都加重了一种禽鸟的感觉。不过当她

（未完待续）



○ 陈 彦

（连载 70）

不过，他很快就闻到了一股恶臭味，是从温家房后飘来的，还隐隐听到有点响动。他就猫着腰，悄悄朝后檐沟方向挪去。原来温如风正在茅坑里淘粪。他先用手机给南归雁联系了一下，告诉他自己已到位，然后就静静蹲了下来。

温如风淘满两桶粪，忽闪忽闪朝地里挑去。这家伙，你不得不承认在北斗村绝对是第一勤劳人，用叫驴的话说，老温在路上遇见一疙瘩牛粪，都舍得用新草帽碗子揽到自家地里去。越有，越见他起早贪黑、忙得两脚不沾灰。

温家的自留地和承包地都不远，安北斗扭身又跟了几步。让他不可理解的是，挑粪有啥必要起这么早。跟到地畔子附近，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把一瓢瓢大粪，浇在了花生苗上。地真是绣得跟花一般，还搞的间作套种。一行行麦垄中间，种了不少花生，还有黄豆、绿豆、芝麻。这既是主粮，也是很像样的副粮。麦子一割，在毁茬地里又会点上苞谷、栽上红苕，这大多是喂猪喂鸡的。老水磨旁还有个水塘，养的鸭、鹅都是自己刨着吃，一年随便就能捡几大筐蛋。在他家自留地里，更是豇豆、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大葱、韭菜、蒜苗一行行、一坨坨的，各成起色。老鳖滩是沙地，照说特别适宜种花生、点洋芋。但老温一直讲究“端碗不求人”的种庄稼法，啥都务一点，即使遇见瞎瞎年景，这样不成，那样也会揪几把回来。纵然家里推磨、压面那么挣钱了，但庄稼活儿照样赶，并且比谁家看着都有样样行行、茂密繁盛。

浇完地，温如风回到自家道场上，花如屏也把面架子摆好了。总共有五六十架，他还帮着用眼睛吊了线，调了调位置，总想摆得齐整些。只听他说：“还是起晚了，你闻闻，臭得哽人、憋气，一会儿压出面来，小心都是一股大粪味儿。”

花如屏说：“说得那乎的，一阵风不就把臭气吹走了。你快歇一会儿去！”

“你也歇一会儿，今天来压面的多。晚上几座山要点亮，镇上还有戏，村里远近的亲戚也会来看，面都要得急。要真像孙铁锤他们×嘴掰掰的那样，大山一直亮着，来看的人多了，只怕面架子还得赶紧请张木匠打几十个。”

花如屏又说：“让我去打连枷，让你去薅草插秧，我们没去，孙铁锤该不会又做啥手脚吧？”

“做他娘的腿脚。不挣他那几个演戏钱，看把我白瞅两眼半，我们又不是唱戏的。那好货，但见集体弄事，过河夙渠子都夹水哩。我听存犁唠叨，连他们演戏的牛工、羊钱都敢克扣。”两人说着进房了。

安北斗看看天已拂晓，眼前肯定是平安无事，就先回家去了。

他爹今天也起得早，也在茅坑淘粪，累得气喘吁吁的，还有点咳嗽。

“爹，你咋这早起来淘啥粪呢？”

“今天芒种，得给地里追点肥。老辈子有讲究：豆饼油饼菜籽饼，不如芒种一勺粪。我怕追晚了，太阳出来，晒得臭烘烘的。”

安北斗知道，北斗村务庄稼的老手，都还是喜欢用家肥，并且越来越不喜欢化肥，来劲倒是猛，一追就见效，但几年就把地追“撂荒”了。

他帮爹把粪挑到了地里。本来他爹也是要抽去镇上“薅草”的，年龄没过六十五，在“群演”范围内。是因有哮喘病，才刷下来了。他娘去了。毕竟是干部家属，做啥都得带头，不能给儿子“掉链子”。安北斗也在“打连枷”队伍里看见他娘了，虽然笨些，但认真、听话，就是有点使蛮力。他爹一提起这事老想笑：“你娘连枷打得咋样？那可是她的拿手好戏，一个夏天，要帮人赶几个麦场，总不至于上了戏台子，连连枷都不会打了吧？”

他一笑说：“娘打得好着呢，别说麦子，连铁子都能打下来。”

他爹笑得就喘不上气来了：“等她……打完回来，让……给我也演一场。”

安北斗一边帮爹浇地，一边想着自己的任务。他突然灵机一动说：“爹，你下午去存罐家压面去。”

“压面干啥？你娘面擀得多好，走时还给我擀了几斤，都放在那儿，我随时就能下着吃。压的面吃着不爽口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今晚镇上有活动，上边要来大领导，怕存罐又去闹事。”

“你咋还没取利手？”

“书记答应了，最后一回。这次事情大，不干不成。”

他爹停了一会儿又问：“晚上搞活动，我下午去压面，压完他要跑还不跑了？”

“多压些。力争赶晚上十二点才风干、包好。”

“那得压多少哇？”

“我算了一下，五十斤比较合适。”

“压那么多，给谁吃去，不糟蹋粮食吗？你娘那面擀的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